

未名叢刊之一

黃花集

韋素園譯
司徒喬作書面

序

我自去歲陽曆一月患病，到此刻已經是將近兩年的時光了。在這期間，深覺以前過的生活是如何零亂，空虛，無聊，生命幾如何毫無惋惜似地，無益地，靜靜地向前過去了。病中每一憶及，雖並無深的悔恨，但總不免帶着惘然的微笑。現在承霽野的好意，將我病前幾年中散在各處的譯稿，差不多全搜集起來了。一本是短篇小說集，已在別處印行；另一本便是這些散文和詩，他所命名爲黃花集的。實在，這些東西在新的北俄，多半是過去的了。將這於其說是獻給讀者，倒不如說是留作自己紀念的好。倘讀者還以爲有幾篇

可讀的東西，那就是譯者意外的欣喜了。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素園寫于西山病院。

目次

契里珂夫

献花的女郎(回忆契珂夫)……………一三

勃洛克

孤寂的海湾(回忆安特列安)……………二五

都介涅夫

门槛……………四一

玫瑰……………四五

瑪莎……………四九

科羅連珂	
小小的火	五三
戈理奇	
海鷗歌	五七
鵬的歌	六一
埃黛約絲	六九
安特列夫	
巨人	七三
專司基	
半神	七九
契里珂夫	
塚上一朵小花	八五

珂陀諾夫斯奇

森林故事……………九一

解特瑪爾

幸福……………九五

鶴……………九九

哈謨生

奇談……………一〇三

埃賴白格

一幕……………一〇九

埃治

***……………一一五

納曼

奴 隸……………一一九

瑪伊珂夫

詩人的想像……………一二五

蒲 寧

不要用雷閃來駭我……………一二七

梭羅古勃

蛇膽集選……………一三一

小小的白花……………一五五

茗思奇

我怕說……………一五七

白斯金

* * * 一五九

米那夫

厄 運 一六一

撒弗諾夫

這是很久了 一六三

黃
花
集

原书空白页

散文

原书空白页

獻花的女郎（回憶契訶夫）

俄國 契里珂夫 作

這是在一八九七年復活節的時候，我所能記起的一些。在這一年我終於初次到了克里米，這地方是我直到此刻所僅只幻想着的。我往那里去，心中有着秘密的不可言說的歡欣……我常覺得克里米是「地下的天堂」——這是一，第二，那里住着我敬愛的著作家契訶夫，同時有兩種大的歡快，我不知道，那一種更要大些？將要見到安東保羅維奇（按這是契訶夫的名和字），和他認識……這可喜，

亦可怕。雖然我那時亦不站在文學中的末位，已經寫有四本著作，我的名字曾載在大雜誌撰稿者之中，有時和契訶夫並列，但是我自已總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似的，而且避免做作的和「大名」相遇。至于契訶夫已是名聞四海，而且早已爲這名所「吞食」了，他痛苦的，追尋孤寂，想離去煩厭的拜訪者。他那時住在亞烏特加的自己別墅裏，臨亞爾泰上，這地方臨近復活節時，爲成羣的好奇的遊客圍滿了……

尤其苦惱著作家的，是私心愛慕着契訶夫的婦女們。她們尋到機會一定向他解釋自己的愛敬，談起他的作品，或者也呈獻自己的文學試作底「秘密病」，這比一切都可怕，而且給著作家作了一篇最好的滑稽小說題目。（你們記得著作家是怎樣用了壓紙板打死一位向他讀自己的五幕劇的婦人罷？）

漆黑的春夜時輪船行近了亞爾泰。在高擡向天空的山窪處，成千的電火閃耀着，好像星空碎裂了一塊，掛在高山的上面。蕩怡心神的畫景呵。儼然似走近天方夜譚底某種動作處！我望着山而且想道：有一個火光是自安東保羅維奇底著作室中流出的。但是那個呢？然而和我並排的，在立着的一般婦女之間已絮絮地談起契訶夫來了：

——我和他認識！——一位婦人的聲音矜驕地表說，面向她回答的是歡快而含妬意的「哈哈」和威嚇：「一定——一定得認識」！可憐的安東保羅維奇！一批新的女崇拜者！在許多人是這樣惑迷地想認識契訶夫，就如遊山帶着「嚮導人作嚮導」似的！……談論契訶夫正被談論這種題目攪亂了，正是這種快到亞爾泰的輪船上的插話將我和安東保羅維奇的認識底快樂幻想毀傷了：他顯然是這樣討

厭男女拜訪者，和他們大家一樣，跑去認識是不合適而且不好意思！

初次來到亞爾泰的北方人，並且還是春夜，是不能夠睡去的。我通宵順着河堤上跑，在激烈的羅蘭（註一）中的阿蘋那魔女園般的花園中散步，呼吸着花，橙子和海草底辛辣的芳香，留戀着「咕咚」碎在右圍岸上的海浪奔流，而且聽到四方的含情的低低笑話。在這里夜間人們是不睡的……這也就是給你的聖齋節（註二）！四圍僅只是十種勝利的甜蜜的玩鬧！怎樣接連不斷的「威普爾基底夜」（註三）。從窗戶裏是樂聲，從花園裏是樂隊和唱，從四方是呈獻妖魔的蘋果底美麗的夏娃！

然而淨心節（註四）來到了，亞爾泰那時的當權者，有名的董拔熱，頒布了命令：不用玩音樂，趁早關起飯館門，總之不用玩鬧。然